



文坛常青树,精彩第二春

□ 胡永其

每年的12月31日是作家陆建华的生日,非常好记。不久前,精神矍铄的他喜度八十寿辰,朋友们都说是文学创作焕发了他的人生第二春。

建华先生长期在宣传部门工作,以文学评论驰名文坛。退休后,他幽默地引白居易的诗句“自此光阴为己有,从前日月属官家”,说“青春从六十岁开始”。他常风趣地说:“写作是我的一门手艺,荒年饿不了手艺人。”二十年前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休,他就在《退休纪略》一文中写道:“人可以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,事业却是无止境的。我高兴我退休后,有充裕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,读自己想读的书,写自己想写的文章。”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发表处女作以来,他已出版评论、散文专著14本,共400多万字,其中一半以上的文章是在退休之后写的,数量之丰、质量之高令人钦佩。有人评介说:陆建华左手写评论,纵横捭阖鞭辟入里;右手写散文随笔,饱含乡情、友情与亲情。无论是评说文坛现象的评论文章,还是抒发人生感悟的散文随笔,他都是有感而发,用情至深。前年,他曾发表《你理解我的焦虑和不安吗》一文,对家乡文学朋友关爱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,让人们感受到一个老作家所具有的强烈责任感。

建华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汪曾祺作品的跟踪研究,一“汪”情深,被誉为“汪研第一人”。汪曾祺新时期在文坛复出后,以“动人的风俗画、健康的人性美”的艺术特色,确立了在当代文坛的地位,评介文章与日俱增,良莠不齐。建华先生退休后,有了可以自己支配的写作时间,“恒兀兀以穷年”,对不少评介文章作了认真的辨析与考证,撰写了《汪

曾祺的春夏秋冬》《草木人生》等多本专著,力求把汪曾祺放在一个宏大的中国现当代历史背景下,去考察出生于高邮小城的他何以能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;力求探讨汪曾祺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浪里,如何身不由己卷入漩涡后的真实心态;既写汪曾祺坦诚、率真的为人为文,也写他在特定历史阶段里作为常人的喜怒哀乐,为当代文坛留下了珍贵的史料。同时,建华先生还克服种种困难,牵头创建了汪曾祺研究会,倡导并参与多种多样的关于汪曾祺文学研讨、评奖的活动,受到了文坛的广泛关注和赞誉。

建华先生与上海有着深厚的情缘。1959年末,他的文艺评论处女作《“万事通”巧访“老来红”》在《萌芽》杂志发表,由此坚定了他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信心;两年后,他在《上海文学》发表近万字的评论《谈袁鹰的儿童诗》,此文成为刚由“苏北师范专科学校”升格为“扬州师范学院”的师生中在《上海文学》发表长篇论文的第一人,得到学校领导的表彰。2011年,他的传记文学集《私信中的汪曾祺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,实现了他在上海出书的夙愿。江曾培先生热情为之作序,称赞此书“是一本具有文学传记、文学史料和文学阅读价值的书”。如今,建华先生经常与爱人到上海来会会老朋友,与江曾培、褚水敖、朱金晨等同仁品茗论文,畅叙友情。

建华先生八十寿辰那日,我专程赴宁祝贺并献小诗一首:“亲友金陵喜相逢,同贺八秩陆寿翁。文坛驰骋扬美名,青山不老夕阳红。”手捧他赠送的人生八十载的纪念册,我由衷地为这棵文坛常青树的精彩第二春喝彩点赞!

收到陆建华君为纪念自己八十寿辰和金婚的纪念册,作为他的多年好友、文友,悦读之后十分欣慰,感悟多多。他,真诚坦诚人生路,勤奋点亮“勉耕斋”。纪念册以李白诗句“却顾所来径,苍苍横翠微”作为主旨,八十岁的人生,苍苍茫茫一片清翠,真真切切一“汪”情深。

陆建华的纪念册,一如我们已看到的他的大量作品,真实真挚真情。八十载的苍茫人生路,感人地记述了他:艰难的求学,恩师的指引,名家的好评,和谐的家庭,可爱的晚辈……一切历历在目,亲切感人。因为熟悉,我读纪念册时,常常情不自禁地与建华同悲喜,共感慨。在纪念册中,我们随时可感受到他爱国思乡,骨肉情深的情感。作者写母亲对他上学的支持和对晚辈的抚摸,将一位双眼失明的老人写得神情毕肖,令人肃然起敬。我爱人与建华的爱人贾琪,是高邮师范同班同学。她对贾琪当时顶着建华的家庭成份不好、经济困难等压力,坚持对建华的爱,十分佩服。也正是这种为了真爱敢于努力前行的品格,建华夫妻才琴瑟和谐迎来金婚五十年。他俩的子女和孙辈,人人如同绽放的花蕾,个个在成才的路上踏歌而行。

建华兄待人真诚,同学情、“八姊妹情”、同事情、文友情、乡亲情,他都珍惜,纪

悦读陆建华纪念册

□ 陈其昌

念册中弥漫着一片诗情画意。丁长林,老陆的邮中同学,多年挚友,他俩的交往不仅是丁为陆腌萝卜干子的事,陆还指导他的写作,且直言不讳,这才有了如今我们常在《高邮日报》上看到的《一人巷》《老红军袁宝全》等佳作。他与纪士文是同事、同学、挚友,他一直记着三年困难时期,老纪从乡下背二斤米上城,两个人一顿共吃二斤米饭、连锅巴都吃了的事:“这无疑是我俩今生最感香甜的一顿饭。”他身为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,结交的朋友甚多,总是平等待人。他经常带着一拨拨作家莅邮讲学、座谈,推动汪曾祺文学馆成立、创办馆刊。他还帮我改稿,投寄《北京文学》发表。

陆建华四十年如一日研究汪曾祺,乃汪研一根标杆。汪老一生写了400多万字,而陆君研究宣传汪曾祺的专著及散发在国内外报刊上的文章就有200万字。他首推《汪曾祺文集》,不到一年,这套书连印三次,销售一空。汪老对此很高兴,说:“编一个文集,总算到了一站。”

我相信,建华兄在他有生之年,一定会继续吟唱汪研的不老的歌。

鱼冻子

□ 淖柳

手机响了,好像有点与平时不大一样,特别响。

我一看,安徽号。一听,是战友“鱼冻子”。

我心头一热,大喊:“是你啊,‘鱼冻子’!”

“是我啊。我们几个约好了,下周去高邮。到你那里吃鱼冻子、双黄蛋!”

我说:“欢迎,欢迎!来时,请提前一天发消息给我,包你们吃个够!”

“鱼冻子”,本名吴顺山,安徽潜山人。我俩是同年同班同铺的战友(他上铺,我下铺),在浙江嵊泗的嵊山守岛四年。顺山家祖辈生活在大别山里,他没见过海,很少吃到鱼,从没吃过大鱼。入伍后,他对大海对部队对守岛对海产品,有着不尽的爱。

1973年的嵊山渔港,那个鱼啊,比海滩上的沙子还多。渔船靠港,带鱼、黄鱼、乌贼鱼……车载人抬,没完没了。夏秋季节,全岛晒满了乌贼、海带、海燕(与高邮湖银鱼一样的长不大的小鱼),满眼都是鱼,满鼻都是鱼腥味。我们的大炮在半山腰的阵地上,四管高射机枪在山顶直指蓝天。除训练和昼夜值班在山上、在坑道外,其他活动都在山下的营房中、食堂里、操场上。连队早餐,一般是稀饭、馒头,偶尔也下面条、煮切片年糕等。早餐的小菜有炊事班腌制的咸菜、茄子(盐茄子吃够了,我现在看到茄子就反胃),也有榨菜、变蛋,冬季最多的是鱼冻子。

海岛上的鱼冻子,别有洞天。头一天晚上,炊事班挑来带鱼,破肚、去头尾,洗净、沥干,用盐码上两个小时左右,剝块放进大锅里,热油姜末爆炒后,加入萝卜条、蒜、葱、酱油、料酒、辣椒酱

等。炭火红红,慢慢细炖。那个香啊,随海风在海岛转悠,老远我们就能闻到,喉结一动:“明早吃鱼冻子了!”早操后,排队来到食堂,各班餐桌上都有两只白脸盆,一夜过来,冻实实的鱼冻子卧在脸盆里。鱼冻子如膏似脂、晃亮鲜润,滑溜过喉、回味无穷,满嘴清香,美妙难言。

我们这些里下河的兵很会吃鱼,一块鱼冻子或带鱼入口,三下五去二就没了,吐出清爽的鱼刺。我们两块下肚,吴顺山们一块还在嘴里吮着呢,有时还戳着嘴、卡着喉。看我们吃鱼,大别山来的战友那个嫉妒啊!尤其是吴顺山,他不是吃鱼冻子而是在“吃气”(因吃不过我们,暗暗生气)。毕竟是一个锅里吃饭的战友,应该相互照顾些。我们几个请班长和连里说说,是凡吃鱼冻子,能否多给10分钟的用餐时间,让山里出身的战友慢慢吃;下半夜的站岗值勤,尽量让给大别山的战友,下岗后好由他们去食堂细细品尝鱼冻子。我们的建议都被连首长采纳了。一个冬天的鱼冻子吃下来,猴精的吴顺山掌握了吃鱼技巧,有时竟比我们吃得还快还好。由此,我们人前人后都叫他“鱼冻子”。

不几天,“鱼冻子”等几位山里的战友如约来到高邮。他们说,不像过去了,不知道什么叫鱼冻子。现在,路通了,山转了,水产品也游过来了,河鲜、湖鲜、海鲜都有了。大伏天里,想吃鱼冻子,往冰箱一放,也能随时吃到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在家里做好了鱼冻子带到早餐的包子店,让他们尽情享用。我陪他们在高邮、扬州玩了几天,也都吃到鱼冻子。临别时,送点鲜鱼、咸鱼、双黄蛋。他们说:“不要,不要。”最终,还是乐呵呵地带上我的一片心意。

汪老师批改完高三毕业班同学的数学作业后,天色已晚。他收起教具,擦了擦那高度近视眼镜戴在脸上,在暗淡的灯光下,顶着薄薄的细雾,走出了校门。

学校门前的一条马路这几天正在铺设下水管道,路面挖得坑坑洼洼。汪老师尽管十分小心,慢步走在这高低不平的路上,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:他重重地跌倒在地。

汪老师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骨病病房。给汪老师诊治的医生姓钱,看上去50多岁,笑容满面,神采飞扬。他走到汪老师病床前,先摸摸那条骨折的小腿,又看了看X光片,说:“问题不大,不是粉碎性的。今晚先给你挂点水,再用夹板固定一下,过两天开刀接骨。”

两天快过去了,汪老师一直盼望钱医生来到他身边,安排他手术,解除他病痛,可是始终不见钱医生身影。

和汪老师同住一个病房的病友,看到了汪老师的困惑,说:“汪老师,你要钱医生尽快替你手术,你还没有对他意思意思呢!”

汪老师不解,便问那位病友:“意思意思,是什么意思?”

那位病友笑着说:“你真是个书呆子,意思意思都不懂?对医生意思意思,就是送点礼品,表示拜托和感谢的意思。”

汪老师问:“你意思了吗?”病友说:“我一来就意思过了。你看我的手术做得多好,过两天就出院了。”

汪老师听了病友介绍,如梦初醒。随即叫师妹到超市买了面值一万元的购物卡,当天下午临下班前守候在医院大门口,见到钱医生,将购物卡递到他手上。

钱医生假装不解:“这是干什么?”汪师妹红着脸低着头说:“一点小意思!”钱医生接收了小意思的第二天,就来到汪老师病床前,说:“真对不起,这两天重病号多,太忙了,让你受苦啦!今天下午一上班,就先给你做手术!”

五天后,汪老师就出院回家静养了。汪老师是高三毕业班数学老师,教育出来的学生,每年高考成绩都非常理想,因此在学生和家長中信誉非常高。得知汪老师出院回家了,学生家长争先恐后来到他家,带来各式各样的营养品,说,只是一点小意思,希望汪老师笑纳!

汪老师从事数学教学30多年,这场大病才使他感觉到自己的数学水平虽然很好,但语文水平太差,居然连意思这个词都不理解;什么是意思意思的真正意思,现在才明白了一二。他坦诚地对前来看望他表示意思意思的家長们说:“我是一个人民教师,为祖国培养合格的人材,是我的神圣职责。人与人相处,只有真诚的意思,不应有小恩小惠的行为。今天收你小意思,明天就想求得大意思,那样人生就没有半点意思了。”

汪老师对前来看望他的家長们说:“请收回你们的这些意思,我明天就坐着轮椅,让我老伴推到学校,干教育我的学生这桩最有趣的事。”

今年冬天,桂花还在开

□ 汪泰

今年冬天,桂花还在开!说今年是个暖冬。时至今日,大寒已至,可天气还未真正寒冷。听不到那一阵阵带着嘶鸣呼啸,让人心里发毛的西北风。不见那飘洒堆积的白雪。不见那挂在屋檐下的冻冰棱。心中期待着的雪,只是害羞地飘洒了那么一丁点,连树叶儿都未遮住便离去了。一切冬天的记号,与记忆中的相差太远。真是个暖冬!

那几日晚间,走在小区的环形步道上,总有几处常闻到丝丝的桂花香。咦,现在怎还有桂花香?可有女士搽了桂花香型的护肤品?我看看四周,一个人没有,奇了怪了。白天走在小区,无意中发现了一段修剪得平平的一米高的绿化带,枝上缀着白白的细花,这不是桂花么?这真是桂花,四季桂。四季桂,桂花的一种,能四季开花,花色淡白,花香似有若无。怪不得晚上会有淡淡的桂子香。四季桂现在开花,理所当然。可我晚上并没有走到这里,闻到的花香不是这儿的。

我从小就向往当兵,但一辈子也没有当成兵。参加工作后,在预备役里算是一个兵,曾担任过团动员部的副部长。遇到那些真正当过兵的人,我就自称是民兵。

其实,我也是有过当兵机会的,差一点就当成了。那是1976年我读高一时,全县招空军飞行员。学校里的男生都要报名。先是目测,后是初检,最后只剩四五个人,再复检。这时候的医生全都是军医了。我那时16周岁,身高175cm,体重59kg,视力5.0,又爱好体育运动,最后一次体检后,一位年长的军官对我说,小伙子,身体综合条件不错,祝贺你!

我的理想和激情已被激发,无数次想象着驾驶银燕在蓝天翱翔,是多么地自豪和光荣。班上的同学也为我高兴,只有刘奇堂老师冷静地说,俊坤体检成功,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。我全然不顾,觉得离当飞行员已经不远了。时间一天天过去,我在家盼望着通知的到来。

时间过去了一个多月,仍然没有消息。我有点着急起来。辗转打听后得知,在最后的定兵会上,我政审未通过。虽然我父亲是工人出身,政治上很清白,但家里有亲戚成份不好。我无语,失望至极。

高中毕业后,插队劳动。到年底时,县里又在农村征兵了。我又偷偷报了名,参加验兵,一路绿灯。体检甲等,就是可以当装

甲坦克兵,或特种兵。但由于插队未滿一年,公社不予通过。

接着是恢复高考。1978年我考上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,时年18岁。刚入校不久,就是为期20天的军训。主训官兵来自南京军区69师。班长叫俞志仁,大我两岁,宁波人。瘦小精干,与我关系十分和谐。他要求严格,动作干净利落。在经过一系列常规训练后,重头戏是射击和投弹。我射击成绩一般,56式步枪10发拿了72环。接着是投掷手雷实弹,地点在瘦西湖北,那时还是荒地,是军训靶场。由于是实弹,老师和同学都有些紧张,连长亲自指挥监督。有几个女生,颤抖着将手雷投出几米远就爆炸了,教官们十分紧张。终于轮到我了,我将手雷握在手中,导火索环紧扣指上,铆足了劲,猛地摔了出去,手雷在五六十米的地方爆炸。连长大叫,好!扔这么远,再来一个!于是,我又扔了一个,50多米。连长忙上前握住我的手,说,兄弟,厉害!我是69师的投弹标兵,你要是到69师,标兵的称号就是你的了!我忙说,谢谢连长鼓励。其实,我投弹成绩好也不奇怪,我爆发力强,曾在中学生运动会上获得投掷手榴弹冠军,成绩就是58米。

后来,我当了教师,当了校长,亲自送多名学生去空军航校成为飞行员,数十名学生入伍当兵。这就算是间接圆了我的当兵梦吧。

梦想去当兵

□ 王俊坤